

盛世狂歌

合欢教主·著

卷一 多情刃

一日踏千山，千山我独行，多情刃饮血，烈焰驹惊风。多情刃的出现，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那不止要靠忏悔，还要靠鲜血洗清。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武侠奇才，狂歌一曲，笑红尘。盛世不得势，我意不当绝。

武侠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

盛世狂歌

卷一 多情刃

合欢教主·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狂歌. 第1卷, 多情刃 / 合欢教主著.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304-05734-3

I. ①盛… II. ①合… III. ①民间故事—中国—当代
IV. ①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5855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盛世狂歌卷一: 多情刃

合欢教主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侯 洁

版式设计: 周 洋

责任编辑: 王 晶

责任印制: 李 玲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册

版本: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170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5734-3

定价: 3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跻身江湖为哪般？

——评《盛世狂歌》

梁晓声

—

作者是我学生——确切地说，是听过我一学期课的学生。

我一向只给大三学生上课，但作者在大一时我就知道他了，并约他交谈了一次。

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生们办了一份文学刊物《文音》，我受聘为“顾问”。一天《文音》编辑部的同学找我，请我看一篇稿件应不应该发。那篇一千几百字的稿件便是作者写的。稿件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至今没忘——首先是文字泼辣、犀利；而最重要的，是内容特“另类”，“另类”得连同是“80后”的编刊同学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估计全中国没有几位读过《西游记》的人会从正面看待“白骨精”这一人物，作者却不但从正面评价“白骨精”，还视之为“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剧英雄，字里行间充满膜拜顶礼的大敬意。

为什么呢？

因为“白骨精”对“唐僧取经集团”的破坏力最大。

如果说“唐僧取经集团”的“事业”代表一种“正道”，那么作者欣赏的不仅是离经叛道，而且是“攻击有理”了。

我至今记得文中有一行字写的是——烈火焚身前的“白骨精”，长啸一声，猛挥骨爪，在岩石上挠出八个大字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对于学生们的习作，我是极包容的。作者歌颂“白骨精”，我认为也算是“独立之思想”。但许多国人都知道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乃是毛泽东当年为刘胡兰之死的题词。撇开政治立场不论，作者引用那八个字，有不敬甚至亵渎死者之嫌，而这使我的接受心理不无障碍。

于是我约作者谈了一次话，不是要对他进行什么严肃的批评，而是想见到他，正如我想见到新生中每一个有创作潜质的同学。

见面后，我对他说了我的三点感受：

一、他的文字表现能力颇佳；二、他有颇不一般的想象天赋；三、有独立思想。基于以上三点，我认为只要他勤奋，将来或会成为作家。

当然，我也提出了我的质疑，仅就《西游记》而言，为什么“唐僧取经集团”之“事业”是必须进行破坏的？

如果在这一价值取向方面不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诠释，“白骨精”何以便“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他承认他没想那么多，只不过信手拈来，图笔下痛快。

既然作者表示我的质疑并非全无道理，我也就没要求他必须删改——由我拍板，他那篇习作原文登出在《文音》上了。

后来他就到了大三，选修了我的课。

他不是每堂必到的学生，但只要坐在教室里了，还是认真听课的。

我曾勉励他进行我所谓的“人文”写作，即投入感情关注现实的那一种写作。在我记忆中他也写了一二篇，但都不见了才气。归根结底，我所主张的写作情怀是第一位的。而在作者那儿，充分呈现想象力才会使他获得最大写作满足。

毕业时，我在学院为每位老师配备的物体信箱中发现了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对我表示感谢，言听了我一学期课，收获如下：

一、记住了“情节如天使，细节似魔鬼”。

二、写作时不但要调动想象力看，还须投入情感、情愫、情怀。

关于第一条，我的意思是——人们对于“天使”的想象往往是相似的；而对于“魔鬼”的想象却区别极大，打上

“个人”印章；强调细节魅力而已的正是这种细节魅力。

二

今年，早已参加工作的作者捧着他的武侠小说《盛世狂歌》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自然高兴，且一点儿都不奇怪。人各有志。有志者事竟成啊！

对了，有一点亦须补充，那就是，他大本时的论文，选的也是中国武侠小说研究课题。足见他对于武侠小说创作，不是一时兴趣，心血来潮，而是以酷爱为动力的。

他请我为《盛世狂歌》之正式出版写序，便也成了我责无旁贷之事。

我精力有限，拖至近日。一读之下，反而犹豫了。

因为在他的朋友们帮他印成的非正式出版的书的首页，已有含宇先生的一篇序了。我未听说过含宇先生，但他的序，写的实在是好。非对中国武侠小说之史脉有深入了解者，肯定是写不出的。并且，含宇先生的文字也是专家式的文字，有学院派评论的风格。相比之下，我太是门外汉了。老实说，我对中国武侠小说那点儿肤浅常识，其实主要来自于台港武侠片。是先看了不少武侠片，较而再去翻阅武侠小说的，且仅仅翻阅过几本古龙和金庸的武侠

小说而已。我知道在两千年前后，大陆也忽有一些青年写作者出版过几套武侠小说，并且其中有几位还是年轻的女作者，但却一本也没读过，自然也没记住过一位作者的名字。我注意到这么一种现象，即武侠小说虽也有单行本，但成套的居多。三卷本司空见惯，五六卷一套也不足为奇。我想，此种现象，也许因为武侠们的“江湖”，从来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展开的虚构世界，在那一世界里，武侠小说作者们的想象能力一旦凌空翱翔，往往进入自在自如之良好状态，所受局限极小，非是现实题材所能相提并论的；连《三国》、《水浒》那类古典历史题材的小说也不能达到彼境的。

不论何种题材的小说，我首先看其文字水平如何。

作者的文字水平，与他是北语学生时的习作相比，真的令我刮目相看，满心欢喜。

武侠者，皆古代人也。写古代人物，完全以现代文字，则必给人以语境不符的印象。而太多追求语境的相符，写成《三侠五义》那样又未免会显得语言陈旧。古龙金庸之所以成为武侠小说大家，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他们各自经营了一种现代武侠小说的语境——一种在修辞方面将古汉语的凝练与现代汉语的绚丽相结且又各有千秋的个性语境。这种语境，能使读者同时获得两类修辞系统的语言美。

关于文字，含宇先生之序作了充分肯定及称赞的评价，此不赘言。仅谈一点，前辈武侠小说大家们，年龄都在中年左右，即便有心创造出“优美柔婉”、“鲜活俏皮”的语境，其实也力有不逮。而本书作者不但年轻，且已将金庸、古龙两大家文言功底深厚的冷峻洗练的成就化为己有了，并且还善于发挥个人文风的特长，于是使人耳目一新。对于作者在《盛世狂歌》中的文字呈现，我是刮目相看的。

作者将他的武侠小说取名为《盛世狂歌》，我认为映照现实的意图是显然的。就古代社会而言，所谓“盛世”，乃统治稳定之“中兴”阶段而已。恰在此时，贪官污吏最易结党营私，腐化堕落，权贵一体，骄奢无度。而这一历史阶段，也正是民间文化意识形态对侠人物之出现极渴望时。因为腐败促使“中兴”迅速转向“晚衰”。“中兴”一过，“晚衰”来临，民间意识形态所呼唤者，便已不是侠，而是陈胜、吴广们了。

若作者对这一历史规律认知明确，便可将“盛世”背景剖析出来。并且会下笔不忘，在众多人物之上，那无形的时隐时现的更其重要的“人物”，非它，乃历史阶段耳。那么，人物与人物的对抗，就有了更明确的行为动因。

以上一点，仅供参考。

愿作者的《盛世狂歌》早日正式出版！

再谈武侠盛世

含宇

古龙逝世二十年后，武侠盛世已成明日黄花。从黄易大师破碎虚空开始，武侠文学又走回了玄幻仙侠的老路。如今武侠作者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金庸、古龙两位大师开创的武侠世界之中，植入新的精神和风骨——不再单是白衣少年，一剑翩然，隐士高人，灵丹神器，奇功绝学，劫富济贫，美人如玉的“成人童话”，而是如何切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切合现代人的是非价值观念，如何“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古龙语）。

三十年前，古龙先生就已经意识到，只有人性，才是永恒的，是任何小说都不可缺少的部分。回过头去重新梳理武侠小说，或说侠义文学的源流，我们会发现侠客身上最吸引人的秉性，正是那流星般的人性之光——他们对朝廷政治或当权者有不同看法，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战权贵、邪恶，扶危济困，重感情、讲义气，甚至置国家法律与他人利益于不顾。到了执政者眼中，就是所谓的“侠以武犯禁”。

无论西方的骑士，还是中国的侠客，都是人们某种美

好愿望的寄托。只要这世上还有不平，有暴戾，有贪婪，有欲望，那么人们总会有这样一种寄望。

《盛世狂歌》写的便是这寄望。

甚至跳开年代，也能在其中找到独特而深刻的寓意：武功系统的削弱大大加强了江湖的现实感与真实性；武侠精神跳出金古桎梏，转而从《史记·游侠列传》、唐话本、《七侠五义》、《水浒传》、民国北派五大家及还珠楼主等处汲取养分；摒弃奇遇连连，练就神功，抱得美人归这一已成滥觞的情节架构，转而拷问社会问题、人的发展甚至启蒙主义精神。

两百万字的篇幅设定，细致真实的地理、风俗、美食描写，即便当作美食地图阅读，也是不错的选择；涉及日本历史及其与明廷外交；门派源流及武功大部分基于史料记载，是在现有真实武术上的艺术加工，与金庸的直接借用《诗经》、《易经》及琴棋书画转为武学、古龙的写意理念相比，厚重而不失生动；既有封建王朝加强王权的统治，也有倭寇势力的抬头，有西方进步资产阶级思想的崛起，有江湖底层对统治阶级压迫的不屈反抗，仿佛一卷宣德年间的《清明上河图》，大气恢宏，前所未有的。

《盛世狂歌》在金庸式的历史演义背景描绘手法上，全力构建出完备而独特的明代政治、军事、经济系统，甚

至地理环境都借鉴了当时地图，而人物思想理念却纯为当代人的价值观。从小说主题来看，此书称得上是一本江湖、武林对正统势力的叛逆史、一本早期萌芽自由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压迫的奋斗史——书中的矛盾根源，在于大明朝严丝合缝的体制和既得利益者们，不容许新兴阶层有一丝一毫的自由空间。男主角对明廷的背叛，不是教科书式的对封建主义的反抗，而是“80后”这一代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奋斗、去和种种压力斗争，永远不屈服现实的写照。他或许有悖于传统武侠小说的侠义之道，却又何尝不是当代青年内心的真实向往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盛世狂歌》的主题其实是统治势力规则天下秩序的高压，与个人自由精神的碰撞，是武侠小说一个新的发展开端，更是作者求索的幸福终极。

小说人物群像的成功塑造，是本书最令人拍案叫绝的一点。多主角写作本身已是极难，主配角并重、各司其职、互为映衬，更是难能可贵。全书几乎每一个配角都具备独立人格，都有各自的背景故事。但这些纷繁复杂的枝叶边角，随着主干情节娓娓而来，不但丝毫没有喧宾夺主的感觉，更自然得像是汇入江河的溪流一般，于平淡处见奇崛，于无声处响惊雷。

金庸小说人物道德色彩浓烈，古龙以西方悲剧手法构

筑角色强烈冲突的内心世界。但《盛世狂歌》不同，它的侧重点不是塑造某一类型的人物，而是将人物代入事件之中，将人物化入故事，依人物性格推动事件发展。人物性格伴随事态发展，有着许多变化，甚至有些“不像原先的样子”，但放到整体故事里面，又觉得恰如其分。

在故事进行的节奏上，作者发扬金古两大家长处。与金庸开局平淡、中期发力不同，本书开篇就是金剑灭门惨案，接着在诡谲残酷的斗争中引出不同人物和事件，不但表现手法个个不同，且详略有致，既能交代清楚人物，又不打断故事节奏。

有别于古龙小说不擅架构长篇、后期才情不足的弱点，《盛世狂歌》越到后期，越是热闹纷呈，川中一节人物盘根错节，势力你中有我，既复杂，又好看：勇武堂代表朝廷镇压地方势力，青城派依附朝廷，想要爬上蜀中第一的地位，唐门明借各势力发展经济，暗与黑道互通信息，峨眉派为选掌门内部斗争不断，合欢教潜入蜀中各不相帮、伺机取利，白道豪侠为挽危局力解纠葛……牵一发而全局动，就像一棵越长越高的老树，人物关系盘根错节，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来，又丝毫不觉凌乱，只觉得一派欣欣向荣，像要直冲破天际而去，堪称杰构。

在叙事语言和技巧运用方面，相比金庸、古龙两大

家，作者虽然限于年岁，并未形成独特的文风句法，但中文系出身的优势，使其对绝大多数的写作手法都运用自如，字里行间穿插诗词歌赋、方言俚语，创造出优美柔婉的意境，烘托故事气氛及人物内心，在金庸风格谨严的句式里时而流露一丝鲜活俏皮，于古龙跳跃奔放的构思里又不失书家气象。

到后半部分，作者落笔行文似金庸严谨复杂，视角多元；人物形象清丽简洁，隐隐有当年梁羽生出道时的意味；场面跳切，多人物多视角的写法，已不仅仅止于模仿古龙，更多地有了自己的风格，其中类似好莱坞大片式的多方阵营描写、现代剧本剪辑手法，都是前人限于年代所未能齐备的叙事手法。

感情戏上，《盛世狂歌》力图一人一变，不落窠臼。金庸笔下多男性浪漫主义的白日梦式爱情，男主角不论性情迟钝或是丑陋愚笨，不论是落魄江湖还是命在旦夕，都有众多佳人相伴。古龙小说多荡妇熟女，多是受到社会迫害而精神失常，古龙在鄙夷她们的同时，也对这些角色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冷硬色彩。

《盛世狂歌》的感情世界却是既现实，又浪漫的。作者以独特笔触，勾勒出多线索、多视角的感情线索，并在激烈的故事进展中加以完善收束。既有金庸式对浪漫爱情

的憧憬歌颂，也有古龙式对爱情现实的扼腕叹息。寥寥数笔意境全出，既不破坏打戏的节奏，又能很好地体现人物内心，像宋芷颜临死前与师哥的生死相随，陈无败和苏晗玉二十年的守望错过，梁诗诗与任逍遥互不相让却又彼此心牵，姜小白带云翠翠月下走百里，以及南宫烟雨对花若离的江畔赠梳一节。单以情感戏的功力而论，已丝毫不逊于前辈名家。一支笔写出这样不同的爱情观念，且都写得摇曳生姿感人至深，实在令人惊叹。

对于《盛世狂歌》这样一部两百万字的大部头巨作，能说的还有很多很多，但限于篇幅，也只能蜻蜓点水般度过这些，希望这一篇序能勾起读者朋友们对本书的一点兴趣，细细地品读这样一部在当代已不多见的武侠精品。

距离此书在网上发表，已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现在看到这本书由出版社印发，我感到由衷的开心。不只是为作者，为《盛世狂歌》，为我所钟爱的武侠小说，也是为终于有专业人士意识到这本书的优秀之处，而感到欣喜。

一个文学流派成为经典的开始，就是它脱离流行文化，走向殿堂文学的开始。《盛世狂歌》有理由成为我们武侠爱好者那样的期待，它也当得起我们对传统文艺复兴的期待。最后，感谢作者带给我们《盛世狂歌》，希望作者坚持不懈地完成剩余几卷，给大家带来更出色的精品。

我与武侠的十六年之约

合欢教主

小时候，我喜欢在看完优秀的武侠小说后，凭记忆重写一遍。所谓“重写”，便是按照我的喜好，改变人名和关键情节，甚至加一个自己创造的人物进去。但因珠玉在前，我的重写大多夭折，唯一一本完本是重写温瑞安先生的《逆水寒》。当时一个叔叔看了大为震惊，说可以出版了。我拒绝了，并且没告诉他我是“重写”，不是原创。

当时我十二岁。

后来，我设计了许多部武侠小说大纲，并请好友对人物和情节把关。好友说，我为了讨论你的武侠小说，在课上传的小纸条订起来也有几大本了，将来你要是不一本本地写出来，我跟你绝交。我说，我发誓，我一定都写出来。

当时我十四岁。

再后来，我真的开始写了，手写，一写就是几大厚本。小说在同学间传阅，我都不敢问他们觉得水平如何。唯有一个女同学，在我每一页的稿子上都加了铅笔批注，跟我探讨情节逻辑和人物塑造的问题。

当时我十六岁。

再再后来，我发现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

素并非最重要的。一本小说若想被人记得，先要有独立、高贵、悲悯的灵魂。一本小说若没有清峻嵯志、遥深阮旨，即便灿若披锦、无处不善，也不过是文字商品，而非文学作品。看着自己精彩完备却已成滥觞的小说大纲，我默默地选择雪藏。

当时我二十岁。

再再再后来，我打电话给初中好友说，我已经处理好一切，开始写当年的武侠小说了，你来当我的第一个读者吧。她问，你的立意是什么？我回答：大明朝建国伊始，仿科举制，推行军户制，把习武之人的身家荣辱捆绑在国家利益上。二十余年后靖难之变，江湖中人粪土军户，崇尚自由，朱棣遂册封九大门派为合法者，按月给俸，九派之外，皆为盗匪之流，又设“勇武堂”专司其事，察言观行。一时间，武林各派望风披靡，纷纷挂靠九派门庭。唯合欢教不肯归服，终被九派所灭。二十年后，合欢教传人任逍遥为当年死难教众复仇，与九派之外的江湖少年、九派之内的武林骄子、忧国忧民的政客孤侠，共同为公平和正义而挣扎、彷徨、奋斗，演绎了一出真正的英雄传说——我不会再细说，就像艾略特拒绝二次解释《荒原》一样，品咂一本书的韵外之意、味外之滋，是读者的权利，更是乐趣。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读者参与进来，从